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中華民國十七年
四月一日出版

生活

第三卷 第二十期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
電話 七一五三二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冊
內政部登記

小言論

孤獨

韜奮

近讀美國前總統威爾遜氏的演說集，有一句話使人不勝感慨而興奮。他說：『林肯是一個孤獨的人！』"Lincoln was a lonely man".

林肯何以是一個孤獨的人？他的思想，他的抱負，他爲國爲民的苦心孤詣，他爲民爲國的辛勤奮鬥，生前有那一個人眞懂得他！當時同黨的人有人叛他的，當時不滿意他的人，甚至說他是一個猴子，有人加以衣冠，利用作傀儡；一旦被刺，國人追念前勳，全國揮淚，則這位孤獨的英傑，已經瞑目了！我讀他的傳記，不禁掩卷唏噓，感不絕於予心！

一個人須內心有所自主，如一人譽之而喜，一人毀之而憂，決做不成什麼好事！

有某君說做人要做到不怕罵，纔能有所成就。這句話雖有深意，當然也很有流弊。我以爲先須自己深切的考慮，自己的主張是否正大？自己的工作是否正當？如自信問心無他，便當公爾忘私，奮勇做到底，置成敗利鈍於不顧，做一個孤獨的人而於心無所怨懟。倘若卑鄙汚濁，效法『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的無恥態度，那便『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林肯是一個孤獨的人！』我們奮鬥的時候，要常常玩味這句感慨而興奮的話！

本期要目

小言論
孤獨 韜奮
爲馬振華女士自殺慘劇敬告青年與家長 落霞
插圖
(一)國人之特性 當時
(二)社會之花的女子出版家
(三)社會上一件不平的事 綱賢
社會之花的女子出版家 秋月
記蔡孑民先生(中) 心水
與胡適之先生的談話 雪林女士
一百四十四天的縣長生活(九) 顧樹森
有趣味的紀事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十二) 鄒恩潤譯述
一週鳥瞰 曉湘

社會問題

爲馬振華女士自殺慘劇敬告青年與家長

落霞

馬振華女士爲汪某（我們實在不願把他的名字汚本刊）所誘而投浦自盡，這是上海

最近很引起社會注意的一件事。其實像馬女士的遭遇可憐，像汪某的行爲可恨，社會上恐怕不少，不過沒有都給我們知道罷了。所以我以爲我們若用社會的眼光看去，這件事很有談談的價值。

大略

馬女士三十一歲，曾畢業於通州刺繡學校，善畫工繡，國文亦佳，任過杭州某校教員，幼失恃，父在東台縣任禁煙分局長。女士與姨娘住滬，倘未字人，臥室適與比鄰任書記之二十九歲男子汪某臥室相對，被汪由窗投詩相誘，乃書信往返，復約晤敍於影戲院者多次，後已得馬父允許，婚約有期，汪竟疑她失身，又以非處女的話來辱她，認識不及四個月，馬竟因此憤而投浦自盡。還有情形，在後面論到時再提。

下流

這件事發生後，我在電話裏和胡適之先生談起，他說馬女士怎麼愛上了一個卑鄙的下流！我覺得卑鄙的下流，還說得寬些，簡直是衣冠禽獸！

關於這隻汪下流，還有一件事可以順便報告一下。他於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就是馬女士投浦後的第八日，跑到某報館的編輯部去，他『葫蘆裏賣什麼藥』，我們當然不知道，不過當時倘早，編輯先生還沒有一位在那裏，却被隔壁排字房的工人知覺。有一位工人說了這就是汪某，其餘的幾十工人也就一呼百應，奔出來要羣起而攻之，汪見來勢可危，只得抱頭鼠竄而去！於此可見公憤的一斑，社會的制裁比法律的制裁，還要來得刺心徹骨！但在下流，還是不關痛癢！所以我們對於窮兇極惡殘忍無比的汪某，簡直不屑罵，免汚我們的筆墨。

可憐可敬

關於馬女士呢，我們只覺得她實在可憐可敬！不過我們補提出兩點，促全國女子的注意。

鹵莽

女子的交男朋友，也要有很可信任的人介紹，就是西洋的風俗，也以男女在公園裏自薦認識爲可羞。講到進一步的婚姻問題，更當預先詳察對方的品性行爲學識等等，經過審愼的觀察與考慮，然後再加以決擇，絕沒有一遇素未深知的男子，就把愛情用上去的道理。馬女士與汪素不相識，一旦得到他投入的一首歪詩，說什麼『相隔路非遙：相思魂徒勞』，馬女士竟於第二日貿貿然復他一信，說什麼『…君旣有意，儂豈無情…』豈不是鹵莽之至！第一次應一個從未敍談過的汪某之約，相見於中央影戲院，馬女士就塞兩張鈔票到他的袋裏，給他零用，豈不是鹵莽之至！讀女士與汪某的幾十封信，不能不信她是愛情專一的可敬的女子，但是因鹵莽之至而愛上了一個下流，便是慘劇的張本！她有一封信裏說：『…唉！我好命苦啊！爲什麼誠心誠意的待人，却遇不着知心的呢？…』我對於這『爲什麼』三字，要大膽的說一句是因爲鹵莽，因鹵莽而看錯了人！把衣冠禽獸當人看！而且當好人看！豈不是鹵莽之至！

始亂終棄

始亂終棄當然是極可痛恨的事情。昨天和老友王志莘先生談起這一點，他說據他見聞所及，上這種當的女子不知有多少！我以爲在亂者棄者方面當然是罪惡貫盈，死不足以蔽其辜　不過我們從被害者方面着想，要知道『始亂』是『終

棄」的張本；始亂的時候便含有終棄的種子。女子明白了這一點，便應當知道在未正式結婚以前，絕對不該答應對方男子不正當的要求；與其致終棄而覓死，不如因拒亂而絕交。

我深信如馬女士不上「下流」的當而未至失身，就是已訂婚而解約，也不至走入死路，因爲她的死是看出對方的「下流」而痛憤以死，並非由於所謂「失戀」而死。

馬女士的身世實在可憐，我們不忍再有所責備，上舉兩點不過是豫備作後人的前車之鑒。

家長的責任

馬女士在實際簡直是上了拆白黨吊膀子的大當，絕對說不上什麼戀愛問題。所以各報上載着什麼『失戀』啊！『殉情』啊！我看—老大不高興！這樣一來，反把不齒於人類的欺騙詐僞的汪下流身價，抬高起來！

國人之特性

馬女士的上當雖說不上什麼戀愛問題，但是我們看了這種慘劇，卻很深切的覺得如今做父母或家長的人，對於子女的戀愛問題卻有指導或顧問的責任，當用誠懇的態度指導他們，做他們的顧問，不應該置之不理，或板着面孔，反而使他們祕密進行，亂碰一陣，闖出大禍來、已後悔無及！

馬女士第二次復『下流』的信，有『但怕老父家規嚴厲……』的話，又有一封信裏說『……彼此交函，承囑鄭寄，此議我早曾慮及，復思也非良策……或被家父等看見了，那還了得！非惟得罪，而我底生命恐也有關！……此刻應宜嚴守祕密！』；後來她的父親已允許訂婚，她還怕公開的與汪某通信，所以有一封信裏說『……即使我父答應了……如果我們通得勤了，怕他們要生疑……』於此可以看出她的家長平日對於她的婚姻問題是完全取不合作主義，使她嚇得要命！於是堂堂的自己終身大事，卻像做賊一樣，私自一人暗中亂撞！做賊的偷起東西來，更不容易加以從容詳愼的物色了！所以我以爲如今做父母的人要使子女明白擇配是光明正大的，是可以得到父母的同情與協助，可以公開的與父母商量，絕對用不着偷偷摸摸暗暗進行。

馬女士便十分不幸，沒有得到這種賢明的家長。像汪某請他到中央去看電影，敢有『探乳』的下流行爲；後來竟托辭算命瞎子的話，說她不是處女。這種下流言動是彰明較著的，

倘若她不是暗中昏昏瞶瞶的獨自一人的進行，只要有指導的人提醒她，趕緊回頭，何至『一失足成千古恨』！既已發現了這種下流行爲之後，還要勉強允他不正當的要求，倘有人提醒，也何至於此！況且如果有賢明家長指導顧問，也不至獨自一人隨着素不相識不過通信幾次的男子去看影戲，其餘的慘劇也就可免了。

做父母或家長的人眞該明白負有指導子女戀愛問題的責任！

社交問題

這篇文章做完之後，又發生一種感觸，以爲吾國沒有正當的男女社交，使女子不得多遇良善男子的機會，於是不正當的或暗中進行的男女交際反而肆其酷毒。像馬女士若得到正當的男女社交，多遇良善的男子，也許多所選擇，不至於一遇着下流，竟貿貿然托以終身。

社會之花的女子出版家

秋月

畢佛卜魯克夫人 Lady Beaverbrook 是倫敦社會中最美麗而善交際婦女之一。她不但美麗，而且以能幹著聞。她丈夫是一位新聞業的成功人，夫人自己卻自有其出版事業，自成爲一位著名的出版家，替女界放一異彩。

畢佛卜魯克夫人遺容

最近不幸因心臟病逝世。但是因爲對於社會有所貢獻，倫敦人士無不致其哀思！比毫無建樹而與草木同腐的究竟不同！

記蔡孑民先生（中）

心水

蔡先生對於義務與權利，也有很正確的觀念詔示我們。什麼是權利？什麼是義務？他以爲『權利者，爲所有權自衛權等，凡有利於己者皆屬之。義務則凡盡吾等而有益於社會者皆屬之。』

義務與權利

義務與權利，兩者之輕重如何？蔡先生以『意識之程度』，『範圍之廣狹』，與『時效之久暫』三者爲衡，加以比較。就第一點說，『下等動物，求食物，衛生命，權利之意識已具，而互助之行爲：則於較爲高等之動物始見之。……人之初生，即知吮乳，稍長則飢而求食，寒而求衣，權利之意識具，而義務之意識未萌。及其長也，始知有對於權利之義務，且進而有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之意識。』蔡先生因此斷言權利之意識較爲幼稚，而義務之意識則較爲高尚。就第二點：『無論何種權利，享受者以一身爲限，至於義務，則如振興實業推行教育之類，享其利益者，其人數可以無限。』蔡先生因此斷言權利之範圍狹而義務之範圍廣。就第三點說：『無論何種權利，享受者以一生爲限，即如名譽，雖未嘗不可認爲權利之一種，而其人既死，則

名譽雖存而所含個人權利之性質，不得不隨之而消滅。至於義務，如禹之治水，雷綏佛(Lesseres)之鑿蘇彝士河，汽機電機之發明，文學家美術家之著作，則其人雖死而效力常在。』蔡先生因此斷言權利之時效短而義務之時效長，這樣看來，人類的生存，實在是權利輕而義務重。

與胡適之先生的談話

雪林女士

由徽州的『國寶』談到文學

民國九年，我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國文系肄業，胡適之先生那時在本系講授西洋哲學史，可惜半年之後，先生因他方面的課務太忙，將女高師的彙課辭去，以後我們沒有聽受先生教訓的機會了。今春友人馮沅君來滬，我們談起胡先生，她說她常到他那裏，如果我要去見他，她願相陪。上星期日大家閒着沒事，天氣又很好，便一同動身往極司非而路訪問胡先生。

九句鐘由北四川路和沅君陸侃如君搭電車到靜安寺路，陸君於中途又邀了南通陶君，因爲他也是要去見胡先生的。十里洋場，車龍馬水，本不宜於學者著述，但胡先生所住的地方倒比較的僻靜。我們到了胡先生的寓所，湊巧先生在家，他對我們說兩天以來左脚背上——或者是右脚，我記不清了，好在這篇記不是爲胡先生的脚做考據材料的，編錯了也不要緊——忽然腫起兩塊，怕是麗毒，行動很不便，所以不能出門，前幾天買了許多舊西文書，看得很有趣，今天星期日無事，打算躺他一整天，看看消遣，但一早電話連續不斷，家人鬧不清楚，我怕躭擱了什麼要緊的事，所以只好從書堆裏爬起身來了。

僕人送上一杯咖啡調的牛乳和一盤切開烤麵餅，先生說我今天起身遲了，所以到此刻才用早點。我是徽州人，用的也是徽州點心，請你們不要見笑，我還願意將這東西介紹給你們呢；這烤麵餅是麵做的，餡子是香椿，蘿蔔乾，不易霉壞的材料，這是我們徽州人的『國寶』。我們徽州人在商業上的成功，都要歸功於這『國寶』。

我們聽了先生的話都不禁暗暗納罕，看不出這一片小小麵餅，竟和徽州人在商業上偉大的成功，有密切的關係，如有人指着一個中國舊式羅盤，說和哥崙布發現新大陸驚天動地的事業有關，我們是可以立刻想出他的理由的，至於烤麵餅和徽州人商業的關係，那就非聽先生解釋不能了解的了。

先生拈起一片麵餅對我們說道：我們徽州是多山的地方，大凡山國的出產都是很微薄的，不足供居民生活的需要，於是居人不得不冒險到外邊求謀生之道了。我們徽州人的習慣，一家若有兩個或三個以上的男孩，把一個留在家裏耕種田地，其餘的孩子，到了十三歲，便打發出門學生意。出門時不要帶多少川資，只用幾尺藍老布做成一個袋，兩端縫合，中間開一個口，每袋一端，裝進五個這樣的『國寶』就算孩子長途的糧食了。好在這『國寶』的餡子都是乾材料，過

上十天八天也是不要緊的，到宿店的時候，一點火，袋裏掏出一個『國寶』在火上烘烤一會，吃下去就算一頓飯，至於宿費，每夜只需大錢二十一文，由徽州走到杭州，二百文川資，綽有餘裕，徽州人窮得不能聊生的時候，有句安慰自己的口號，說是『不要慌，十天到餘杭！』徽州人因爲有這樣『國寶』，所以能走偏天下，而無一點困難，徽州朝奉的脚跡偏國內，是不能不感謝這個『國寶』的。

我問先生說：江浙人民，也是很聰明能幹的，爲什麽讓徽州人在他們商業上佔了勝利呢？先生答道：江浙一帶，土地腴沃，出產富饒，居民安土重遷，故富於保守性，而且因爲生活過於豐裕的緣故，不免流於懶惰。徽州人非冒險進取，不足自存，故拚命的向外發展；向外發展，若沒有特別優點，也不能得人歡迎的，於是對於商業上必需的美德，如勤儉，耐勞苦，守信實……不得不加意講求。他們與江浙人兩相比較之下，優劣自見，各店鋪之樂用徽州人，就是這個道理。

談過徽州『國寶』問題之後，我們又談到文藝問題。先生說文藝的創作要憑藉經驗。凡於人生的滋味嘗得透切的，人生的經驗豐富的，能夠忠實地寫出來，便是好文學。不過單靠經驗也不妥的，一個著作家，老是寫他自己的經驗，結果他的作品，將流於單調，最好於經驗之外，更加以事實上可能的想像力。譬如描寫強盜的生活和心理，不必親自去做強盜，描寫娼妓的生活和心理，又何必自己去做娼妓呢？只要有事實上可能的想像力就夠了。我平生不做小說，唯一的短篇小說就要數那『一個問題』的一篇了，當我聽人說了那朋友的故事做成小說發表後，書中的主人翁夫婦讀了，很是疑訝，太太說這篇小說寫的是我們的事，老爺說不對，有許多話，我從來沒有對人說起過：譬如我深夜做文章，你來禁止我，以及爲了貧困的緣故，死了一個孩子，……都不是作者所能知道的，爲什麽寫得這樣真切呢？作者所寫的人物，定然不是我們，是另外一對處境與我們相同的人能。後來書中主人翁到底懷疑不過了，走來問我，我說這又有什麽奇怪呢？你們生活的情況，我雖然不能完全知道，但有些事是事實上可能，不難想像而得的。夜深了還帶着疲勞做文章，夫人不忍自然要來干涉，這是我們自己的經驗：生活最艱難的一年，糟塌了個把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我並非有『未卜先知』的法術，不過在事實可能的範圍內，略爲用了一點想像力罷了。我對於胡先生這一番話，十分贊成，文學固然要客觀的，寫實的，憑經驗的，但也要有想像力，譬如莫泊三的『一生』，寫一個婦人自孩提至於老死的經歷，以及她心理上的變遷，何等的細膩，何等的深刻，只要人類的感情不變，這部偉大的著作，是有牠永久的價值的。又如俄國的柴霍甫書中的主人翁也是多方面的，如『無名故事』中那位聖彼得堡官員私奔他的伯爵夫人，及別篇裏的老教授，棺材匠，沒有材能偏偏好管閒事的退伍軍官，……他們的性格，態度，心理狀態，都寫得十分透澈，十分精細，莫氏並不是婦女，柴霍甫也不會化身千萬爲他書中的人物，

而居然能寫出這樣好文章，想也不過憑藉他們可驚的想像力和對於文學的非常努力罷了．

後來又談到新詩，我們問先生近來還做新詩嗎？先生說好久不做了，因爲這幾年來爲選詞的緣故，在中國詞上用了不少功夫，寫出來的詩覺像詞了．八年以來只積下二十八首新詩，打算於『嘗試集』再版時加入，這些詩的字句還待斟酌，現在不能讓你們看．我聽了先生的話，想起袁子才做詩，沒有做成時也不許人看，他的自嘲，有『阿婆尚是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之句，與先生今日情景相類，不覺暗笑，我們只有等待新的『嘗試集』出版時看胡先生新梳的頭罷．

我們在胡先生家裏坐了一點鐘，來訪他的客就有四五起，這無怪乎先生所居的街中，車轍那樣縱橫，更無怪乎他要於暑假時逃往大連靜養了．

我雖然曾聽過胡先生半年的課，私人談話，這還是第一次．先生說話時聲調極清晰，每一發言，必帶點滑稽的趣味．不過他的滑稽與吳稚暉先生不同．吳先生的滑稽每教人哄堂，教人絕倒，先生只給人很雋永的餘味，總之兩先生的談話，我不能不承認同爲『詞林妙品』．

如果讀了我這篇記的人，也要在先生門口加增幾條車轍，領略領略他雋永的談話，我只有請胡先生不要罵我．

十一，三　一九二八．

一百四十四天的縣長生活（九）

顧樹森

接任的一天

到了接任的那一天，就有總公署的特務隊長，帶了好像有赳赳氣概的特務隊八名，來到旅館裏，恭恭敬敬，站在兩旁．他們的意思，一種是來迎接的，一種是預備吾到衙門的時候，當做先鋒隊，可以裝些威風．豈知吾的意思，適與他們相反，所以一見他們來了，就教他們回去，在我果然可以自由些，然而在他們，似乎未免有些掃興．等到八時三刻，我就與幾位同事，從大成旅館，步行至縣署在一般公署中人，竟認不出誰是新的縣長．入署以後，看見來賓，己到了不少，坐在很小的禮堂上，先由前縣長叫一僕役，交一顆印信出來．接收之後，因爲就要在就職的布告上，用一顆縣印．但是沒有印色，即囑送印的僕役去取，豈知竟至被他拒絕，說道：『請新縣長自備，我們是沒有的．』區區一印色缸，竟至不能移交，這種老衙門的舊習慣，竟還留在青天白日之下，真是可笑又可歎的事！

有趣味的紀事

一位英國女士與孫先生的婚姻（十二）

鄒恩潤譯述

史諾爵士大發揮他的尊君論，孫欽露當然大不贊成，但他却色和辭婉，並無劍拔弩張的發急態度

，他很從容的對他說道：『你剛纔發表的意見，在個人方面，我並不因此對你有什麼惡感，但就事理方面講，你的意見的確是錯的。可是一個人的本身如果是好人，他雖有偏見，於他自身的人格是沒有什麼損礙的。我深信你的意見是你由衷之言，至於我的不贊同又另爲一事。這些話姑且擱起，但就中國的現狀而論，滿清既經推翻，決無復辟的可能，凡是做中國國民的人就應該從民國方面積極改進，使中國成功一個健全的國家，此外似乎都是廢話！』

孫欽露說到這裏，問史諾道：『你說有幾句話要考問我，到底什麼事？』

『是的，我確有幾句話要考問你，所以我請史諾夫人及愛鶉先退，要和你一個人談談。我所要問的事情，你當然不容易告訴我。不但你，就是在美的中國公使，也不容易告訴我。但是我是一個老手，特提出來考問考問，也許要被我探得出來。』

孫欽露聽他說得這樣嚴重而又滑稽，大笑之下，繼而很嚴正的問道：『你是否指山東問題？』

『不是，我不是指山東問題。我知道你自己和你的愛國同胞怎樣盡心渴望至聖孔子所在地的恢復原狀，我對這件事也和你們極表同情，所以無須什麼討論。』

欽露很鎮定的說：『承你的好意，非常感謝。』

『我所要問的是要知道你個人對於如何使得中國『中興』方面，有什麼抱負，我用『中興』兩字，還要請你原諒。』

欽露正容答道：『沒有什麼要緊，我自己也常提起這兩個字，我個人深信中國的基礎和新勢力是在經濟方面。中國的危機也在金融之權握諸外人之手。我久在國外，對於歐洲及美國的銀行制度及方法，特別用心研究，也是有鑒於此。』

史諾聽了很爲動容，進一步問道：『你的目標究竟何在？可以讓我知道嗎？』

『我的意思，而且深信我國有許多人有這同樣的意思，就是極想做到在中國的銀行都完全歸中國人主持，全由中國人用完全的方法，適當的方針，投資經營。』

史諾拍桌稱賞，說『對極了！望你極力幹去，這一層果眞辦到了，其他的事也就易於進行了。』

『是的，我們都這樣想。』

他們談到這裏，各人吸各人的香煙，靜寂無聲。停一會兒，史諾很靜的開口說道：『我想不知道我在中國有多少財產。』

『我略爲有點知道。我想你在中

國所有的財產仍舊存在．」

「仍舊存在．不過我深信你所主張的中國銀行是要完全用中國的資本，是要完全由中國人管理的．」

「一點不錯！我不願有一塊錢由外人投資，我不願行裏有一個外人擔任管理．擔任職務的，上自總理，下至僕役，個個都是中國人．」

史諾聽了這樣毅然決然的主張，還有什麼高見發表，說來話長，下次再告．

評餘閒談　孫欽露覺得中國的需要在經濟方面，他想專營銀行業以貢獻於祖國，這是他理想中自身的歸宿．我常覺得一個人總要求個歸宿，再說得清楚些，就是一個人總要有些專門的本領，拿這本領對社會有所貢獻，在這專業內有多少貢獻，終身以之，道就是我所謂歸宿．像我國有許多青年與壯年，專恃家產的享用，飽食暖衣而終日逍遙不做事，當然無異衣冠的豬玀！就是做事，倘做自己所不宜做的事，性所不近的事，也是苦事；或是一輩子做普通的事，沒有進步，沒有漸漸達到專精的境地，也是無所歸宿．（初任事的時候做普通點的事情是當然可以的，不過總要有進步，一輩子故步自封使不行．）再講得簡單些，一個人如能探得自己的特長，就特長方面修養準備，然後再留心機會，利用特長於某種專業，對社會有充分的實際的貢獻，這是人生最快樂最有價值的事情．這樣做人，纔有歸宿．否則糊裏糊塗，空空洞洞，白過一世，就是不至列入豬玀，也就大不爽快，太無意味！

一週鳥瞰

自三月十七日（星期日）至三月廿四日（星期六）

曉湘

本欄編輯條例

（一）純用客觀的立場，敘述一週間國內外的時事．

（二）但綜合述一件事情的始末，而不帶任何批評．

（三）本欄文字的宗旨，是要喚起國人對於國內外大勢的注意，也預備成為將來的史料，不是做現在的宣傳品．

國內之部

國民政府對外兩道命令　國民政府對於寧案談判，曾經有過積極的進步．十六日曾頒發兩道命令：一為嚴辦去春寧案罪犯；一為嚴重申前令着各省軍民長官督飭所屬，切實制止對內對外的越軌行動．不過最近又形停頓．

寧案之形勢　國民政府新外交部長黃郛就任後，盡力解決之外交懸案，即為去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南京案件．一月以來，寧案解決在即的空氣滿佈各地，截止本日（二十四日），則寧案交涉之進行，又在停頓之中．據二十三日英文大晚報所載，中英兩方之參預談判者，對於道歉賠償及保證不再發生此類事件等，皆已議定，並起草條件預備簽字；惟因南京當局提出修改條約，堅持不讓，而英方態

度之堅決，亦與南京方面相同。

□廈門事件　廈門日本領事署越界捕人案，廈門方面喧擾已久。據廈門反抗日本侵略國政委員會電，本月二日駐廈日艦指使非法日警越權逮捕韓國革命青年李箕煥等四人。在談判期間竟將李等押解赴台灣，已於十日實行經濟絕交云云。外交部長黃郛自謂『此事案情重大』，已於昨晚（二十三日）親自來滬交涉。

□李陳過滬赴寧　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深及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於十九日上午由港抵滬，二十一日下午四時抵寧。據兩氏對人表示，此來為向中央報告平粵經過及會商北伐大計云。

□農鑛部長就職　國民政府新任農鑛部長易培基於二十三日午後三時在國府大禮堂就職。

國外之部

□日本　二十日東京時事新報載日本親俄派領袖後藤子爵，與前駐華俄使加拉罕秘密談判滿蒙問題，其主要之點，為（一）劃定日俄兩國之勢力範圍；（二）日本購買中東路，自哈爾濱至寬城子之南段；（三）日本為蘇俄發行債券，以易某項便利。此項消息日本外交省及田中首相曾正式否認為子虛，我們也只得姑存其說以待後證了。

解決難題的良友

信箱彙集之一　**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五版〕

上下二冊◆實價九角

生活週刊的「信箱」，專為讀者解答疑難問題而設。內容十分複雜，情節尤為離奇。而編者的回答，更能體察原意，考慮周詳，設身處地的代為解決，切實而嚴密。文筆之雋永有趣，猶其餘事。這本書就是十五年至廿年六年間生活週刊「信箱」裏公開討論的精華。內容計分求學，職業，家庭，社交，戀愛，婚姻，法律，雜類等八欄，共一百十七篇，二十五萬餘言。分裝上下兩冊，實為讀者解決一切疑難問題的唯一真友。

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三分國外五角五分

讀者信箱外集

第一輯〔六版〕一冊　四角

第二輯〔五版〕一冊　五角

信箱外集之三　**迷途的羔羊**〔三版〕

一冊　實價六角

掛號寄費國內一角一分　國外五角

生活週刊因篇幅有限，所讀者來商榷問題的信，一年多一年，都不及一一發表，故每隔若干時有『信箱外集』的編輯，這是第三輯。是選集民國二十年一年裏面的信彙編而成的。內容力避和以前各輯重複，但在法律上及醫學上的知識較以前為特多，這就是本書的特點。

生活書店發行